



蒋绍愚 著

论语研读



中西書局



论语研读

蒋绍愚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研读 / 蒋绍愚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9

(“大学讲义”丛书)

ISBN 978-7-5475-1434-4

I. ①论… II. ①蒋…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6339 号

论语研读

蒋绍愚

责任编辑 郎晶晶

装帧设计 黄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96 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434-4 / B·088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6012351

| 前 言 |

《论语研读》是我在 2007 年给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开设《论语研究》课的基础上写成的。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历来被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书。对《论语》的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正如杨伯峻所说：“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但对《论语》的研究，最根本的，离不开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历代对《论语》的注释，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论语》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论语》，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解读中哪一种符合《论语》的原意。如果对文句的解读不符合《论语》的原意，那么，阐发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论语》的原意？这是需要研究、探索的。这离不开对孔子思想以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了解。在这方面，我是外行，我没有能力参与对孔子思想的讨论。我的本行是汉语史的研究，只能从语言文字方面对《论语》文句的解读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和词汇，《论语》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从语法词汇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只能是某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意思。一个人不可能违反他所处时代的语法、词汇规律来说话。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0.17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曾有人要把这个句子这样断句：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孔子先问人，后问马。）

或者：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孔子先问人，别人回答后，又问马。）

这样断句，是为了显示孔子不但对人仁爱，而且对马仁爱。但这样的断句是不符合当时的语法和表达方法的，孔子不可能这样说话（详见本书第二章）。金代的学者王若虚说得好：

“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其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

类似这样为了抬高孔子，而别出心裁来对《论语》的文句加以解释，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今天也还有。以这样的解读为基础来研究《论语》，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会可靠。

王力先生说：“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办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①这是我们阅读古书应当遵循的原则。当然，古书上的一些话，有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有的话是说话人“有为言之”，是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的，有的话有言外之意，有的话要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甚或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才能深入理解，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连字面意思都弄错了，那么，“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讨论对《论语》文句的理解，这是本书的重点。既然如此，在讨论中难免涉及一些语法和词汇的分析。考虑到读者不一定是专攻汉语史的，这方面的分析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语法、词汇问题也很复杂，汉语史的专家会有不同的见解。本书只是我个人的一得之见，如果说得不对，欢迎读者和专家指出。

《论语》中解读有分歧的文句很多，本书不可能全部列举、逐条讨论，

^① 见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1期。

只能讨论一些常见的、有典型性的文句,希望读者能举一反三,自己去解读其他文句。《论语》中还有一些文句确实很难读懂,对这些文句,本书不拟强为之解,所以未加讨论。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的重点是讨论为什么叫《论语》,《论语》的“论”字为什么读 lún,以及《论语》编撰和流传的过程。第二章讨论与《论语》的阅读和理解有关的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三章从《论语》中有关的章节来讨论孔子当时的一些大事以及孔子的态度。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孔子“仁”的思想、政治思想、修身和教育思想、哲学和文艺思想。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对《论语》文句的讨论不显得分散和烦琐,而且通过对文句的讨论,读者可以对孔子的思想有一个总体印象。但各章讨论的重点还是相关方面一些理解有分歧的文句。

本书引用《论语》,都标明篇章。《论语》的分章不一,本书都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标注,引文和标点也基本上按照《论语译注》,有几处标点不同,都会加以说明。历史上对《论语》有很多注释,仅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用的资料,就有 460 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在本书第一章有一简介。本书常引的注释,列在本书《引用书目表》中。凡整段引用,书名用鱼尾号标出(如【论语集解】),以求醒目,后面不用冒号和引号。在叙述时,仍用书名号标出(如《论语集解》),后面用冒号和引号。其他的注释,大多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和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但都经过核对。注释有的是完整的引用,有的只引用和讨论同问题有关的部分。有的注释脱离了原文就不好理解,则先把原文用方括号引出,再引注释。如 7.10 下引《论语义疏》:[子于是日哭也则不歌]谓孔子吊丧之日也。

本书的一些内容,我曾写成论文《读〈论语〉札记》,发表在《中国语言学》(2010 年 7 月)第四辑上。后来收入我的《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2012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中,题目改为《〈论语〉的阅读和理解》。本书的第二章题目也是“论语的阅读和理解”,内容比那篇论文有扩充,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有改变,当以本书为准。

我在北大国学研究院的课堂讲授,曾由超星制成音像制品供读者网上

阅览,读者的反映尚属良好。我很感谢超星所作的传播。当初,中西书局张荣总编早就向我约稿,希望我把讲稿整理成书出版,但我迟迟没有完成,到现在交稿,已是讲授十年之后了。很感谢中西书局愿意出版这本小书。责编郎晶晶对此书作了很细致的审读。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要向张荣总编和责编郎晶晶表示衷心的感谢!

蒋绍愚

2017年12月

| 引用书目表 |

作者	书名	简称
魏 何晏等	《论语集解》	《论语集解》
梁 皇 侃	《论语义疏》	《论语义疏》
唐 陆德明	《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
韩 愈、李 翱	《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
宋 邢 昺	《论语注疏》	《论语注疏》
朱 熹	《论语集注》	《论语集注》
金 王若虚	《论语辨惑》	《论语辨惑》
元 陈天祥	《四书辨疑》	《四书辨疑》
清 王夫之	《四书稗疏》	《四书稗疏》
王夫之	《四书笺解》	《四书笺解》
翟 灏	《四书考异》	《四书考异》
武 亿	《经读考异》	《经读考异》
毛奇龄	《四书改错》	《四书改错》
毛奇龄	《论语稽求篇》	《论语稽求篇》
钱 坫	《论语后录》	《论语后录》
焦 循	《论语补疏》	《论语补疏》
阮 元	《论语注疏校勘记》	《论语校勘记》
刘宝楠	《论语正义》	《论语正义》
黄式三	《论语后案》	《论语后案》

近代现代

程树德	《论语集释》	《论语集释》
杨树达	《论语疏证》	《论语疏证》
钱 穆	《论语新解》	《论语新解》
杨伯峻	《论语译注》	《论语译注》
黄怀信主编	《论语汇校集释》	《汇校集释》

| 目 录 |

前 言	1
引用书目表	1
第一章 《论语》的书名、版本和注释	1
第二章 《论语》的阅读与理解	15
第三章 孔子及其时代	57
第四章 孔子“仁”的思想	71
第五章 孔子的政治思想	97
第六章 孔子的修身和教育思想	125
第七章 孔子的哲学和文艺思想	147
参考文献	184
全书《论语》条目索引	187

| 第一章 |

《论语》的书名、版本和注释

一、《论语》的书名

(一) 我们读《论语》这部著作,首先要了解这部书的书名

这部书的书名,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个解释:“《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的解释和《汉书·艺文志》大致相同:“《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卢文弨云:‘法’疑‘秩’之讹),谓之《论语》。”

刘宝楠《论语正义》和杨伯峻《论语译注》均引刘熙《释名·释典艺》对《论语》的解释:“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其实,“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和“论,伦也,有伦理也”是在《释名·释典艺》中不连续的两条,而“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则是在《释名·释言语》中的一条,《释名》对“论”和“语”的解释并非是针对《论语》的书名而言的,《释名》对《论语》的解释只有一句话:“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从这里看不出《释名》对《论语》的“论”是什么解释。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论,议也”下注:“‘论’以‘仑’会意。亼部曰:‘仑,思也。’龠部曰:‘仑,理也。’此非两义。……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皇侃依俗分去声平声异其解,不知古无异义,亦无平去之别也。”

把“论”解释为“有条理”,杨伯峻不赞成。杨在《论语译注·导言》中说:“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地

叙述’吗?”

确实,杨说有理。《论语》的“论”应该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是“论纂”之义,《论语》是“论纂之语”,即“(孔子门人)有条理地编纂起来的(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的“有条理”之义,从文字来说是有根据的,确实如段玉裁所说:“‘论’以‘仑’会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仑、伦、论”同源,都含有“条理”之义。但“论语”不是“有条理之语”,而是“有条理地编辑之语”。古代常说“论纂”“论次”“仑会”,都是“有条理地编辑”之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圣人比其类而仑会之,观其先后而顺逆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夫复以教。”

《礼记·祭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

《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史记·武帝本纪》:“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又见《封禅书》)

《史记·三代世表》:“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史记·儒林列传》:“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

《汉书·艺文志》:“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

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上述句子中的“论”都是“有条理地編集”之义。

（二）“论”的读音

皇侃《论语义疏·序》中说：《论语》的书名，“先儒后学解释不同。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

这是说《论语》的“论”有三种读法：一是不按其常见的字音读，读作“伦”；二是按常见的字音读，读作“论”；三是有人认为读“伦”读“论”意义并无区别。读作“伦”，其读音是明确的，因为“伦”只有一读（平声）。读作“论”究竟是什么音呢？皇侃说：“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允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据此，则“论”应是“议论”之“论”，应读去声。（见下《广韵》中“论”的读音。）至于读“伦”读“论”意义并无区别，那是因为“楚夏音殊，南北语异”。

陆德明《经典释文》对《论语》的“论”的读音有说明：

《经典释文》卷三：“**论语** 上如字，又音伦。”（“上”是说“论语”的上一个字，即“论”字。）

《经典释文》卷二十四：“**论语** 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曰语。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也。”

《经典释文》说《论语》的“论”如字，又可读“伦”。“如字”是按照其本音读。那么其本音应该怎样读呢？肯定读得和“伦”不同，否则不会说“如字，又音伦”。

《经典释文》又为《礼记》注“辨其论”的“论”注音。

《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注：辨其论，官其材，观其所长），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经典释文》卷十一：“**其论** 如字，旧力困反。”

“力困反”为去声，和《论语》的“论”读音不同。

《论语》的“论”的本音究竟应该怎样读，还要参看《广韵》。

《广韵》“论”有三个读音：

1.《广韵·淳韵》：“论，有言理（段玉裁改为“言有理”）。出字书。力迍切。又卢昆切。”

2.《广韵·魂韵》：“论，说也，议也，思也。卢昆切。又力旬、卢钝二切。”

3.《广韵·愿韵》：“论，议也。卢困切。又虜昆切。”

1、2 都是平声，只是韵不同。3 是去声，大概就是《经典释文》“辨其论”的“论”。从意义看，《论语》的“论”应该和《广韵》音 1 的“言有理”有关，那么，《论语》的“论”应是《广韵》的音 1，读力迍切（淳韵）。

但《广韵》的“伦”也是力迍切：

《广韵·淳韵》：“伦，等也，比也，道也，理也。力迍切。”

既然《经典释文》认为《论语》的“论”本音和“伦”不同音，那么，“论”的如字不应读力迍切（淳韵），而应读卢昆切（魂韵）。大概到《经典释文》时，人们把《论语》的“论”读“卢昆切”（魂韵）的较多，但仍有按“言有理”的意义，把“论”读作“力迍切”的，和“伦”同音（淳韵）。不过，“力迍切”和“卢昆切”都是平声，主要是三等和一等的差别。到现代汉语中，两音已无差别了，但和去声的“论”差别较大。所以，现代汉语中《论语》的“论”应读平声，而不应读去声。

二、《论语》的编撰

《论语》的编撰者应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上文已经引过《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是确实可靠的。《论语》上就有一条记载：

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那么编撰者是谁呢？

郑玄《论语序》逸文：“仲弓、子游、子夏等撰。”（《经典释文》卷24引）但柳宗元不信此说。他认为成《论语》之书的是曾参弟子。

柳宗元《论语辩》：“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歿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程颐认为编撰者是曾子和有子的弟子：

《二程语录》：“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论语》中除了曾子和有子外,还有两处称“冉子”(6.4,13.14),但均为孔子不满冉有之处,疑有误。还有一处称“闵子”(11.13),疑脱一“騫”字。

《论语》中对孔子弟子称字还是称名,也能提供一些《论语》编撰的线索。古代称字表尊敬,故《论语》提到孔子弟子都称字,如颜渊、樊迟,子路、子贡等。而尊长对小辈说话则称其名,如孔子称子路为“由”,称冉有为“求”。但《论语》有几处违反了这个通例。14.1的“宪问耻”和9.7的“牢曰”,是提到孔子弟子时称其名。钱穆《论语新解》云:“《论语》编者,于孔子弟子必称字而不名,然称字亦加‘子’字,其有同字者,则配姓以别之……一部《论语》,唯此及《宪问》章单称名,或此两章是此二人所记,故自书名,编者仍其旧而未改。”(见9.6章)“宪”是原宪(字思)。“牢”或说是琴牢(字张)。因为是他们自称,所以称名。所以这两条可能是原宪和琴牢所记。而在11.5中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騫”,直接称其字,这一章可能是闵损(字子騫)的弟子记录下来的,因为弟子尊师,所以称其字。

不过,情况可能比《论语新解》所说的稍复杂一点。朱熹《论语集注》于第十四章《宪问》下注:“胡氏曰:‘此篇疑原宪所记。’”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说:“《集注》谓此篇疑原宪所记,以宪字子思,此不称‘思问’而称‘宪问’,自谦故也。但记者例称字,然亦有偶称名者。如篇中‘南宫适问孔子’,《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子罕》篇‘牢曰子云’类。据《史记》,适字子容,《家语》亢字子禽,牢字子张,则皆称名可验也。又他‘宰予昼寝’‘而求也为之聚敛’,皆记者文。”指出《论语》在叙述中有时也称弟子之名,不能说凡称名就是其所记。这可以和《论语新解》之说参见。

《论语》分前编(前10篇,从《学而》到《乡党》)和后编(后10篇,从《先进》到《尧曰》)。《论语新解》认为“后论之成晚于前论”(页502)。《论语译注》说:“《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导言》,页29)这些意见都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论语》每篇都以本篇第一章的头两个字作篇名,如第一篇“学而”、第二篇“为政”等。但第三篇第一章是“孔子谓季氏曰:八佾舞于庭”,但篇名不称“季氏”而称“八佾”,这是因为第十六篇为《季氏》,第三篇不能与之重复。《论语新解》云:“然则《论语》篇名,当定于全